



曾
~~139~~
4

14
139
4



門 1 曾 4
號 129
卷 4

幽閑鼓吹

唐 張固撰

宣宗囑念萬壽公主益武皇世有保護之功也駙馬鄭尚書顯之弟顯嘗得危疾上使訊之使迴上問公主視疾否曰無何在曰在慈恩寺看戲場上大怒且歎曰我惟士大夫不欲與我爲親良有以也命召公主公主走趨至則立於階下不視久之主大懼涕泣辭謝上責曰豈有小郎病不往視乃觀戲乎立遣歸宅畢宣宗之世婦禮以脩飾

宣宗暇日召翰林學士時韋尚書澳遽入上曰要與卿
款曲少間出外但言論詩上乃出新詩一篇有小黃門
置茶訖亦屏之乃問曰朕於勅使如何韋公卽述上威
制前朝無比上閉目描首曰總未總未依前怕他在於
卿如何計將安出韋公旣不爲之素備乃率意對曰以
臣所見謀之於外庭卽恐有太和末事不若就其中揀
拔有才識者委以計事如何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行之
初擢其小者自黃至綠至緋皆感恩若紫衣挂身卽一
片矣公慙汗而退噫大君之問社稷之福對敷止此惜

哉

裴公休在相位一日奏對宣宗曰今賜卿無畏有何貯
畫言乎公嘗蓄論儲宮之意至是乃頓首以諫上曰若
立儲君便是閒人公不敢盡言而退

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令孤
栢進李遠爲杭州宣示曰比聞李遠詩云長日唯銷一
局棋豈可以臨郡哉對曰詩人之言不足爲實也仍薦
遠廉察可任乃俞之

宣宗視遠郡謝上表左右曰不足煩聖慮也上曰遠郡

無非時章奏，只有此謝。上表安知其不有情懇乎？吾不敢忽也。

張長史釋褐為蘇州常熟尉，上後旬日有老父過狀判去不數日復至，乃怒而責曰：「敢以閒事屢擾公門，老父曰：『其實非論事，但觀少公筆跡奇妙，貴為篋笥之珍耳。』」長史異之，因詰其何得愛書，答曰：「先父愛書兼有著述，長史取視之曰：『信天下工書者也。自是備得筆法之妙，冠于一時。』」

白尚書應舉初至京，以詩謁著作，顧况顧視姓名，熟視

白公曰：米價方貴，居亦弗易。乃越合首篇曰：離原上

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又生即嗟賞曰：道

得箇語，居即易矣。因為之延譽，聲大振

喬彞京兆府解試時有二試官彞日午叩門試官令引

入則已醺醉視題曰幽蘭賦不肯作曰兩箇漢相對作

得此題速改之遂改渥注馬賦曰此可矣奮筆斯須而

就警句云四蹄曳練翻瀚海之驚瀾一噴生風下湘山

之困葉谷送京尹曰喬彞崢嶸甚宜以解副薦之

李藩侍郎嘗綴李賀歌詩為之集序未成知賀有表兄

與賀筆硯之舊者召之見託以搜訪所遺其人敬謝且請曰某盡記其所爲亦見其多點竄者請得所葺者視之當爲改定李公喜併付之彌年絕跡李公怒復召詰之其人曰某與賀中外白小同處恨其傲忽常思報之所得兼舊有者一時投於洞中矣李公大怒叱出之嗟恨良久故賀篇什流傳者少

李賀以歌詩謁韓吏部吏部時爲國子博士分司送客歸極困門人呈卷解帶旋讀之首篇鴈門大守行口黑

或欲崔甲光句曰金鱗開卽援帶命敷之

苗晉卿困於名場一年似得復落第春景暗妍策蹇驢出都門貰酒一壺藉草而坐醺醉而寐久之旣覺有老父坐其旁因揖敘以餘杯飲老父媿謝曰卽君縈悒寧知前事耶苗曰某應舉已久有一第分乎曰大有事但更問苗曰某困於窮變然愛一郡寧可及乎曰更向上曰廉察乎曰更向上苗公乘酒猛問曰將相乎曰更向上苗公怒全不信因肆言曰將相更向上作天子乎老父曰天子眞者卽不得假者卽得苗都以爲恠誕揖之而去後果爲將相及德宗昇遐攝冢宰三日

賓客劉公之爲屯田員外郎時事勢稍異且夕有騰越之勢知一僧有術數極精寓直口邀之至省方欲問命報韋秀才在門外公不得已且令僧坐簾下韋秀才獻卷已畧省之而意色殊倦韋覺之乃去與僧語不對吁嗟良久乃曰某欲言員外必不愜如何公曰但言之僧曰員外後遷乃本行正郎也然須待適來韋秀才知印處置公大怒揖出之不旬日貶官韋秀才乃處厚相也後三十年在中書爲轉屯田郎中李德裕在維揚李宗閔在湖州拜賓客分司德裕大懼

遣專使厚致信好不士不受取路江西而過非久德裕太相過洛宗閔憂懼多方求厚善者致書乞一見欲解紛復書曰怨則不怨見卽無端初德裕與宗閔早相善在中外交致勢力及位高稍稍相傾及宗閔在位德裕爲兵部尚書自得岐路必當大拜宗閔多方阻之未効朱崖知而憂之及邠公杜悰入朝卽宗閔之黨時爲京兆尹一日詣宗閔值宗閔深念杜公進曰何念之深也宗閔曰君揣我何念杜公曰得非大戎乎曰是也然何以相救曰某卽有策顧相公必不能用耳曰請言之杜

曰大戎有辭學而不由科第于今怏怏若與知舉則必喜矣宗閱默然良久曰更思其次曰更有一官亦可平其慊曰何官曰御史大夫曰此卽得也邠公再三與約乃馳詣安邑門門人報杜尹來德裕迎揖曰安得訪此寂寞對曰靖安相公有意旨令某傳達遂言亞相之拜德裕驚喜雙淚遽落曰此大門官也小子豈敢當此薦拔寄謝重疊杜還報宗閱宗閱復與楊虞卿議之竟爲所隳終致後禍

德裕在維揚監軍使楊欽義追人必爲樞近而德裕致禮皆不越尋常欽義心銜之一日邀中堂飲更無餘賓而陳設古之曰畫數牀皆殊絕一席祇奉亦竭情禮宴罷皆以貽之欽義大喜過望旬日行至汴州有詔令監淮南軍欽義至卽具前時所獲歸之朱崖笑曰此無所直奈何相拒悉却與之欽義感悅數倍後竟作樞密使武皇一朝之柄用皆欽義所致也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未敢失禮乃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氈單子一乘亦直千緡使者未敢遽送乃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纏縷

問何人曰相公大人使者遽歸以告師古師古折其謀
終身不敢失節

潘炎侍郎德宗時爲翰林學士恩渥極異其妻劉氏晏
相之女也京尹某有故伺候累日不得見乃遣閹者三
百縑夫人知之謂潘曰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遺奴三
百疋縑帛其危可知也遽勸潘公避位

子孟陽初爲戶部侍郎夫人憂惕謂曰以爾人材而在
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喻再三乃曰不然
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深熟者客至夫人垂簾視

之既罷會喜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座慘綠少年
何人也答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
卿相

元稹在鄂州周復爲從事稹常賦詩命院中屬和復乃
簪芻見稹曰某偶以大人往還高門謬獲一第其實詩
賦皆不能也稹嘉之曰質實如是賢於能詩者矣

裴寬尚書罷郡西歸沐流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
衣服極弊因命屈之與語大奇之遂爲知心曰以君才
識必自當富貴何貧也舉一船錢帛奴婢贖之客亦不

讓所惠語訖上船奴婢偃蹇者鞭撻之裴公益奇之其人乃張徐州

安祿山將反前三兩日於宅宴集大將十餘人錫賚絕厚滿廳施大圖圖山川險易攻取剽劫之勢每人付一圖令曰有違者斬直至洛陽指揮皆畢諸將承命不敢出聲而去於是行至洛陽悉如其畫

張正甫爲河南尹裴甲令銜命代淮西 府西亭裴

公舉一人詞藝好解頤張相公正色曰相公此行何爲也予記得河南府解頤中令有慙色

崔咸舍人嘗受張公之知及懸車之年公與議行止崔時爲司封郎中以感知之分極言贊美公便令製表表上值無厚言者而一章允請三數月後門館閑寂家人輩竊罵之公後亦悔每語子弟曰後有大段事勿與少年郎議之

崔造相將退位親厚皆勉之長女賢知書獨勸相國遂決退一二歲中居閑蹊問顧謂兒姪曰不得他諸道金銅茶籠子物掩也遂復起

相國張延實將判度支知有一大獄頗有冤濫每甚扼

腕及判使，卽召獄吏嚴誡之。且曰：此獄已久，旬日須了。明日視事，案上有一小帖子，曰：錢三萬貫，乞不問此獄。公大怒，更從之。明日帖子復來，曰：錢五萬貫。公益怒，命兩日須畢。明日復見帖子，曰：錢十萬貫。公曰：錢至十萬，可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懼及禍，不得不止。

元相載在中書，日有文人自宣州貨所居來投求一職。事中書慮其材不任事，贈河北一函書而遣之。丈人愧怒，不得已持書而去。既至幽州，念破產而來，止公一書，書若懇切，猶可望乃拆而閱之，更無一辭，唯署名而已。

大悔怒，欲回心念，已行數千里。試謁院寮，問既是相公丈人，豈無緘題？曰：有判官大驚，立命謁者上白。斯須乃有大校持箱復請書。書既入館，之上舍留連數日，及辭去，奉絹一千疋。

元載子伯和，勢傾中外。福州觀察使寄樂妓十人，既至半載，不得送。使者窺伺門下，出人頗者有琵琶康崑崙，最熟厚，遺求通，卽送妓。伯和一試，奏盡以遺之。先有段和尚善琵琶，自製西梁州，崑崙求之不與。至是以樂之半贈之，乃傳焉。今曲調梁州是也。

丞相牛僧孺應舉時知于頔相奇俊特詣襄陽求知住
數日兩見以海客遇之牛公怒而去去後忽召客將問
曰累日前有牛秀才發未曰已去何以贈之曰與錢五
百受之乎曰擲之于庭而去于公大怒謂賓佐曰某蓋
事繁有關違者立命小將賫絹五百書一函追之曰未
出界卽領來如已出界卽送書信小將於界外追及牛
公不啓封揖廻

是書爲有唐張固撰共二十五篇固在懿僖間採
摭宣宗遺事簡當精覈誠可以補史氏之闕余家

藏有固宋本將刻而傳焉嘉靖壬午春三月吳郡
大石山人顧元慶

幽閑鼓吹終

幽閑鼓吹

力

卷之十一
雜錄



桂苑叢談

唐 馮翊著

張綽有道術

咸通初有進士張綽者下第後多遊江淮間頗有道術常養氣絕粒嗜酒耽琴又以爐火藥術為事一旦觀天大晒命筆題云爭奈金烏何頭上飛不住紅爐謾燒藥玉顏安可註今年花發枝明年葉落樹不如且飲酒莫管流年逝人以此異之不喜裝飾多歷旗亭而好酒杯也或人召飲若遂合意則索帑剪蛺蝶三二十枚以氣

桂苑叢談

初集

吹之成列而飛如此累刻以指收之俄皆在手見者求
之卽以他事爲阻常遊鹽城多爲酒困非類輩欲乘酒
試之相競較力留繫是邑中醒乃課述德陳情二首以
上狄令乃立釋之詩所紀惟一篇云門風常有蕙蘭馨
鼎族家傳霸國名容貌靜懸秋月彩文章高振海濤聲
訟堂無事調琴軫郡閣何妨醉玉觥今日東漸音橋下
水一條從此鎮長清自後狄宰多張之才次求其道日
久延接欲傳其術張以明府勲貴家流年少而宰劇邑
多色狗馬之求未暇志味元奧因贈詩以開其意云

何用梯媒向外求長生只在內中修莫言大道人難得
自是行心不到頭他日將欲離去乃書琴堂而別後人
多云江南上昇初去日乘醉因求片楮剪鶴二隻以水
噴之俄而翔翥乃曰汝先去吾卽後來時狄公亦醉不
暇拘留遂得去其所題云張綽張綽自不會天下經書
在腹內身却騰騰處世間心卽逍遙出天外至今江淮
好事者記綽時事詩極多

太尉朱嵯辯獄

太尉李德裕出鎮浙右有甘露寺主事僧訴交代得常

桂苑叢書
住什物被前主事隱用却常住金若干兩引證前數輩
皆有遞相交割文籍分明衆詞皆指以新得替者隱用
之且云初上之時交領既分明及交割之日不見其金
鞫成具獄伏罪昭昭然未窮破用之所由或以僧人不
拘細行而費之以是無理可伸甘之死地一旦引慮之
際公疑其未盡微以意揣之髡人乃其寔以聞曰居寺
者樂於知事前後主之者積年已來空交分兩文書其
寔無金郡衆以某孤立不雜輩流欲乘此擠排之因流
涕不勝其寃公乃憫而側之曰此固非難也俛仰之間

曰吾得之矣乃立召堯子數乘命關連僧入對事咸遣
坐堯子下簾子畢令門相對命取黃泥各令模前後
交付下次金樣以憑證據僧既不知形段竟模不成公
怒令劾前數輩皆一一伏罪其所排者遂獲清雪

崔張白稱佞

進士崔涯張祐下第後多遊江淮常嗜酒侮謔時輩或
乘飲輿即自稱豪俠二子好尚既同相與甚洽崔因醉
作俠士詩云太行嶺上三尺雪崔涯袖中三尺鐵一朝
若遇有心人出門便與妻見別由是徃徃播在人口崔

張真俠士也以此人多設酒饌待之得以互相推許一
旦張以詩上牢盆使其子授漕渠小職得堰俗號冬
瓜張二子一椿兒一桂子有詩曰椿兒遶樹春園裏桂
子尋花夜月中人或戲之曰賢郎不宜作此等職張曰
冬瓜合出祐子戲者相與大哂後歲餘薄有資力一夕
有非常人裝飾甚武腰劍手囊貯一物流血於外入門
謂曰此非張俠士居也曰然張揖客甚謹既坐客曰有
一讐人十年莫得今夜獲之喜不可已指其囊曰此其
首也問張曰有酒否張命酒飲之客曰此去三數里有

一義士余欲報之則平生恩讐畢矣聞公氣義可假余
十萬緡立欲酬之是余願矣此後赴湯蹈火爲狗爲鷄
無所憚張且不吝深喜其說乃傾囊燭下籌其練素中
品之物量而與之客曰快哉無所恨也乃留囊首而去
期以却回及期不至五鼓絕聲東曦既駕杳無蹤跡張
慮囊首彰露以爲已累客既不來計無所出遣家人將
欲埋之開囊出之乃豕首也因方悟之而歎曰虛其名
無其實而見欺之若是可不戒歟豪俠之氣自此而頓
衰矣

班支使解大明寺語

太保令狐相絢出鎮淮海日支使班蒙與從事俱遊大明寺之西廊忽觀前壁題云一人堂堂二曜重光土深尺一點去水旁二人相連不欠一邊三梁四柱烈火燃添却雙鉤兩日全諸賓至而顧之皆莫能辨獨班支使曰一人非大字乎二曜者日月非明字乎尺一者寸土非寺字乎點去水旁水字也二人相連天字也不欠一邊下字也三梁四柱烈火燃無字也添却雙鉤兩日全此字也以此觀之得非大明寺水天下無比八字乎衆

皆恍然曰黃絹之奇智亦何異哉嗟歎彌日詢之老僧曰頃年有客獨遊題之而去不言姓氏

賞心亭

咸通中丞相姑臧公拜端溪日自大梁移鎮淮海政績日聞未期周榮加水土移風易俗甚洽羣情日彭門亂常之後藩鎮瘡痍未平公按轡躬已而治之補綴頽毀整葺壤綱功無虛日以其郡無勝遊之地且風亭月榭既已荒涼花圃釣臺未愜深旨一朝命於戲馬亭西連玉鈎斜道開闢池沼構葺亭臺揮斤既畢萃其所芳春

九旬都人士女得以遊觀一旦開浙右小校薛陽陶監
押度支運米入城公喜其姓同曩日朱岷左右者遂令
詢之果是其人矣公愈喜似獲古物乃命衙庭小將代
抑運糧留止別館一日公召陶同遊問及往日蘆管之
事陶因獻朱岷陸壘元白所撰歌一曲公益喜之次出
蘆管卽于茲亭奏之其管絕微每於一感栗管中常容
三管也聲如天際自然而來情思寬閑公大佳賞之亦
贈其詩不記終篇其端云虛心纖質鴈銜餘鳳吹龍
吟定不如於是賜登其豐出其二子皆受牢盆倅職初

公構池亭畢未有名因名賞心諸從事以公近諱蓋賞
字有尙也公曰宜父言微不言在言在不稱微且非內
官官妾何避其疑哉遂不改作其亭自秦畢陷逆乃爲
芻豢之地嗟乎公孫弘之東閣劉夙菴後爲馬廐亦何
異哉

方竹拄杖

太尉朱岷公雨出鎮于浙右前任罷日遊甘露寺因訪
別于老僧院公曰弟子奉詔西行祇別和尚老僧者熟
于祇接至于談話多空教所長不甚對以他事由是公

憐而敬之者。茗既終，將欲辭去。公曰：昔有客遺筇竹杖一條，聊與師贈別。亟今取之，須臾而至。其杖雖竹而方，所持向上，節眼鬚牙四而對出，天生可愛。且朱岷所寶之物，即可知也。別後不數歲，再領朱方居三日，復因到院。問前時杜杖何在，曰：至今寶之。公請出觀之，則老僧規圓而漶之矣。公嗟嘆彌日。自此不復目其僧矣。太尉多蓄古遠之物，云是大宛國人所遺竹，唯此一莖而方者也。者者友人嘗語禹云：住歲江行，風阻未得前去，沿听野步望山嶺而去。忽見蘭若甚多，僧院觀客來皆局。

門不內，獨有一院。大敞其戶，見一僧翹足而眠，以手書空。顧客殊不介意。友生竊自思：書空有換鵝之能，翹足類坦床之事，此必奇僧也。直人造之僧，雖強起全不樂。客不得已而問曰：先達有詩云：書空躑足睡路險，灰身行和尚。其庶幾乎？僧曰：貧道不知何許事。適者畫房門，拔匙攘客不辭而出，嗚呼！彌天四海之談，澄汰簸揚之對，故附于此。

杜可均却鼠

僖宗末，廣陵有貧人杜可均者，年四十餘，好飲不食多。

云絕粒每常入酒肆巡坐求飲亦不見其醉人有憐之者命與之飲三兩杯便止有姓樂者列酒旗於城街之西常許以陰雨往他所不及即令來此與飲可均有所求亦不造矣或無所獲必乃過之樂亦無阻一旦遇大雪詣樂求飲值典事者白樂云既已齧損即須據物陪來樂不喜其說可均乃問曰何故曰有人將衣服換酒收藏不謹致鼠齧壞杜曰此間屋院幾何曰若干杜曰某弱年曾記得一符甚能却鼠即不知可有驗否請書以試之術或有驗則盡此室永無鼠矣就將符依法命

焚之自此鼠蹤遂絕杜屬府城傾陷之後秦畢重圍之際容貌不改皆為絕粒耳

李將軍為左道所悞

護軍李將軍全皐罷淮海日寓于開元寺以朝廷艱梗未獲西歸一旦有一小校紹介一道人云能通爐火之事護軍乃延下禮之自此常與之善一日話及黃白事道人曰唯某頗能得之可求一鐵鼎容五六升已上者得黃金二十餘兩為母日給水銀藥物火候足而換之莫窮歲月終而復始李喜其說顧囊有金帶可及其數

以付道人諸藥既備用火之後日日親自看驗居數日
覺微倦乃令家人親愛者守之日數既滿齋沐而後開
視金色王然的不虛矣率拜而信之三日之內添換有
徵一日道人不來藥爐一切如舊疑駭之際俄經再宿
久待訝其不至不得已啟爐而視之不見其金矣事及
導引小校代填其金道人香無蹤跡

沙彌辯詩意

乾符末有客寓止廣陵開元寺因友會語愚云頃年在
京權寄青龍寺日見有客嘗訪寺僧帟賓署屬主者忽

遽不暇留連翌日復至又遇要地朝客不得展敬別不
又來亦阻他事客怒色取筆題門而去詞曰龕龍東去
海時日隱西斜敬文今不在碎石入流沙僧衆皆不能
詳獨有沙彌能解之衆問其由則曰龕龍去矣乃恰字
也時日隱西時字也敬文不在苟字也碎石入沙卒字
也此不遜之言辱我曹矣僧人大悟追前人杳無蹤由
客云沙彌乃懿皇朝文皓供奉

客飲甘露亭

有甘露寺僧語愚云吳王收復浙右之歲明年夏中夜

月瑩無雲望江空
澈如畫諸徒侶悉已禪寂竟無人蹤
禽犬皆息矣獨其
默默持課時亦惜其皎月沉房廊臨
江恰幽靜俄有數人自西軒而來頌僕廝輩携酒壺直
抵望江亭而止皆話今宵明月江水澄清得與諸人邂逅
相遇且不辜茲景矣僧窺之而思曰中夜禁行客自
何來必是幽靈異人乎乃於窻際俯伏而伺之既至坐
定命酒羅列果食器皿隨時所有東向一人南朝之衣
清揚甚美西坐一人北虜之服魁梧豐匕北行一人逢
掖之衣指東向者設禮而坐南行一人朱衣霜簡清瘦

多髯飛巾之頃項向者語西坐口項羽重瞳猶有烏江
之敗湘東一目爲四海所歸果致如是乎虜服乃笑
而言曰往者賢全昆不豎籬棘見末萌吾子豈有向來
之患乎由是二客各低頭不樂南向朱衣曰時世命也
知復何爲且某又忽致此二三君子以爲何如東向者
曰朝代雖殊古今一致禪公縱無滿宮多少承恩者似
有容華妾也亦恐不脫此難北向逢掖衣曰此猶可也
大患者滿身珠翠將何用唯與豪客拂象牀大患此也
朱衣歛歔低頭而已東向日今日得恣縱江南之遊皆

乏風流矣僕記云邑人種得西施花千古春風開不盡
可謂越古超今矣酒至西行虜服曰各徵曩日臨危一
言以代絲竹自吟自送可乎衆曰可虜服乃執杯而吟
曰趙壹能爲賊鄒陽解獻書可惜西江水不救轍中魚
次至逢掖舉杯而歌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
失風水翻爲螻蟻食巡至東向日功遂侔昔人保退無
智力旣涉太行險茲路信難陟以至朱衣乃朗吟曰握
裏龍蛇紙上鸞一巡千幅不將難顧雲已往羅隱耄更
有何人逞筆端以罷東樓晨鐘遽鳴僧戶軋然而啓歛

爾而散竟無蹤矣僧之聰慧不羣多有道之者愚故得
而錄其畧焉

崔英

崔英年九歲在秦王符堅宮內讀書堅殿上方臥諸生
皆趨英獨緩步恠而問之英曰陛下如慈父非桀紂君
何用畏乎又問卿讀何書曰孝經堅曰有何義曰在上
不驕堅爲之起更問有何義曰自天子至于庶人章上
愛下下敬上堅曰卿好待十七必用卿爲大夫英曰日
月可重見陛下至尊不可再覩洪恩士或可用則用何

在後期堅口須待十七必召卿也及期拜諫議大夫

高洸

高洸爲滄牧善捕賊有人失黑牛背上有白毛韋道建曰高洸捉賊無不獲矣得此可爲神洸乃詐爲州縣市牛皮不限多少倍酬其直使主認之因獲是賊

高延宗

高延宗北齊文帝之弟縱恣過度爲齊牧乃於樓上溺而使人向上張曰承之又以猪肉和糞以飼左右

崔宏度

崔宏度隋文帝時爲太僕卿嘗戒左右曰無得誑我後因食鰲問侍者曰美乎曰美弘度曰汝不食安知其美皆杖焉長安爲之語曰寧飲三斗醋不見崔宏度寧茹三年艾不逢屈突蓋蓋同時虐吏也

王梵志

王梵志衛州黎陽人也黎陽城東十五里有王德祖者當隋之時家有林檎樹生瘦大如斗經三年其瘦朽爛德祖見之乃撤其皮遂見一孩兒抱胎而出因收養之至七歲能語問曰誰人育我及問姓名德祖具以實告

因林木而生曰梵天後改曰志我家長育可姓王也作詩諷人甚有義言蓋菩薩示化也

法慶

釋法慶煬帝時在長安先天寺造丈六夾柱像未成暴亡時寶昌寺僧大智亦卒三日而還良久云見宮殿若王者見法慶在一像前語曰法慶造像未畢何乃令我死檢簿者曰命祿俱盡像曰須成我矣可給荷葉以終其事言訖大智再生衆異之往問法慶亦話說其驗迹竟不能食每旦食荷葉一枚齋時三枚如此五年功就

而卒

崔膺

崔膺博陵人也性狂少長於外家不齒及長能文首出衆子作道旁孤兒歌以諷外氏其文典而美常在張建封書院憐其才引爲上客善爲畫時因酒與偶畫得一疋馬爲諸小兒竊去一旦將行營大叫稱膺失馬張公令捕之廂將問毛色膺云膺馬昨夜猶在羶下監軍怒請殺之建封與監軍先有約彼此不相違建封曰却乞取崔膺軍中遂捨之

任廸簡

任廸簡為天德軍判官飲酒吏誤以醋供廸簡以李景略令酷發之必死乃強飲之吐血而歸軍中人聞皆泣感後景畧卒軍請為主自律拜中憲為軍使後鎮亦定

采娘

鄭代肅宗時為潤州刺史兄侃嫂張氏女年十六名采娘淑貞其儀七夕夜陳香筵祈於織女是夕夢雲輿雨蓋蔽空駐車命采娘曰吾織女祈何福曰願丐巧耳乃

遺一金針長寸餘綴於紙上置裙帶中令三日勿語汝當奇巧不爾化成男子經二日以告其母母異而視之則空紙矣其針迹猶在張數女皆卒至娘母病而不言張氏有恨言曰男女五人皆卒復懷何為將復服藥以損之藥至將服采娘昏奄之內忽稱殺人母驚而問之曰某之若終當為男子母之所懷是也聞藥至情急是以呼之母異之乃不服藥采娘尋卒既葬母悲念乃收常所戲之物而匿之未逾月遂生一男子有動所匿之物兒即啼哭張氏哭女孩兒即啼哭罷即愈及能言常

戲弄之物乃采娘後身也因名曰叔子後及位至社矣

唐衢

周鄭客唐衢有文學老而無成善哭每一聲音調哀切
聞者泣下常遊太原遇享軍酒酣乃哭滿座不樂主人
為之罷宴矣

靈徹

越僧靈徹得蓮花漏於廬山傳江西廉使丹以惠遠山
中不知刻漏乃得銅葉制器狀如蓮花置盆水之上底
孔漏水半之則沉每晝夜十二沉之節雖冬夏雲陰月

黑無所差矣

桂苑叢談終

劉賓客嘉話錄序

絢少陸機入洛之三歲多重耳在外之又年自襄陽負笈至江陵挈葉舟升巫峽抵白帝城投謁故贈兵部尚書賓客中山劉公二十八丈求在左右學問是歲長慶元年春蒙丈人許措足侍立解衣推食晨昏與諸子起居或因宴命坐與語論大抵根於教誘而解釋經史之暇偶及國朝丈人劇談卿相新語異常夢語若諧謔卜祝童謠佳句卽席聽之退而默記或染翰竹簡或簪筆書紳其不暇記因而遺忘者不知其數在掌中枕夾者

嘉話錄
百存一焉今悉依當時日夕所話而錄之不復編次號
曰劉公嘉話錄傳之好事以爲談柄也時大中十年二
月朝散大夫江陵少尹上柱國京兆韋絢序

劉賓客嘉話錄

唐 韋絢錄

張巡之守睢陽元宗已幸蜀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食
竭以絺布切煮而食之時以茶上和之而意自如其謝
加金吾表曰想娥眉之碧峯豫遊西蜀追綠耳於元圃
保壽南山逆賊祿山迷逆天地戮辱黎獻瘡膜闕庭臣
被圍七旬親經百戰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
盈是賊滅亡之日其忠勇如此又激勵將士賦詩曰接
戰春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始月暈分守若魚麗屢厭

黃塵起時將白羽揮裏倉猶出陣飲血更登陣忠信應
難敵堅貞諒不移無人報天地心計欲何施又夜聞笛
詩曰峒裏試一臨虜騎俯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
營開星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遙聞橫笛吟
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
不見飴嘗疑此字因讀毛詩鄭箋說簫處注云卽今賣
飴人家物六經唯此注中有飴字緣明日是重陽欲押
一饒字尋思六經竟未見有饒字不敢爲之常訝杜員
外巨顙折老拳疑老拳無據及覽石勒傳卿旣遭孤老

拳孤亦飽卿毒手豈虛言哉後輩業詩卽須有據不可
率爾道也

刑部侍郎從伯伯芻言某所居安邑里巷口有鬻餅者
過戶未嘗不聞謳歌而當墟輿甚早一旦召與語貧窘
可憐因與萬錢令多其本日取餅以償欣然持鏹而去
後過其戶則寂然不聞謳歌聲謂其逝矣及呼乃至謂
曰爾何輟歌之遽乎曰本流旣大心計轉麤不服唱渭
城矣從伯曰吾思官徒亦然因成大噓

永徽中盧齊卿暴死及蘇說見其舅李某爲冥司判官

有吏押案曰宇文融合爲宰相舅曰宇文融豈堪作宰相吏曰天曹符已下數日多少卽由判官舅乃判一百日旣拜果百日而罷公曰官不前定何名真宰
崔丞相造布衣時江左士人號曰白衣夔時有四人是盧東美其二遺忘崔左遷在洪州州帥曹王將辟爲僚時德宗在興元以曹王有功且親奏無不允時有趙山人言事多中崔問之曰地主奏某爲副使且得過否對曰不過崔詰曰以時以事必合得過也山人曰却得一刺史不久勅到更遠於此崔不信再問曰必定耳州名

某亦知之不可先言且曰今日某日勅到必先弔而後賀崔心懼久之蓋言其日卽崔之忌日也謂趙山人曰言中奉百千不中輕撻五下可乎山人笑曰不合得員外百千只合得員外起一問竹屋又問之且我有宰相分無日有崔曰遠近日只隔一兩政官不至三年矣及某日私忌洪州諸僚皆知其說是日悉之江亭將慰崔忌衆皆北望人信至西時見一人從北岸袒而招舟甚急使人遙問之乃曰州之脚力將及岸問曰有何除改崔員外奏副使過否曰不過却得虔州刺史勅牒在此

諸公驚笑果先慰而後賀焉明日說於曹王曹王與趙山人鏹百千不受崔爲起竹屋一間欣然徙居之又謂崔曰到虔州後須經大段驚懼卽必得入京也旣而崔舅源休與朱泚爲宰相崔憂問堂帖追入其憂惕時故人竇參作相拜兵部郎中俄遷給事中平章事

薛邕侍郎有宰相望時有張山人善相崔造相公方爲兵部郎中與前進士姜公輔同在薛侍郎坐中薛問張山人曰坐中有宰相否心在己身多矣張曰有薛曰幾人曰有兩人曰何人曰崔姜二公必同時宰相薛嘿然

不樂旣而崔郎中徐問張曰何以同時意謂姜公始前進士我已正郎勢不相近也曰命合如此仍郎中在姜之後後姜爲京兆尹功曹充翰林學士時衆知涇將姚令言入城取朱泚泚曾帥涇得其軍心乃上疏令防虞之疏人十日德宗幸奉天悔不納姜言遂於行在擢姜爲給事中平章事崔後姜半年以父郎拜相果同時而崔在姜後薛侍郎竟終於列曹始知前輩不可忽後輩也李丞相泌謂德宗曰肅宗師臣豈不呼陛下爲慈郎聖顏不悅泌曰陛下天寶元年生嚮外言改年之由或以

引農得寶此乃謬也以陛下此年降誕故元宗皇帝以天降至寶因改年號爲天寶也聖顏然後悅德宗降三日元宗立於高堦上肅宗次之代宗又次之保母繼抱德宗來呈色不白背耳仆前肅宗代宗不悅二帝以手自下遞傳呈上元宗一顧之口真我兒也謂肅宗曰汝不及他謂代宗曰汝亦不及他髣髴似我既而在位二十七年壽六十三肅宗登位十五年是不及也後明皇帝幸蜀至中路日怒郎亦一遍到此來裏及德宗幸梁是也乃知聖人應天受命享國臨遠豈徒然哉

劉希夷曰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其舅宋之問苦愛此兩句懇乞許而不與之問怒以土袋壓殺之宋生不得其死天報之也

逆胡將亂於中原梁朝誌公大師有語曰兩角女子綠衣裳却背大行邀君王一止之月必消亡兩角女子安字也綠者祿字也一止正月也果正月敗亡聖矣符誌公之寓言也

張巡將雷萬春於城上與巡語次被賊伏弩射中萬春面不動令狐潮疑是木人詢問巡知萬春乃言曰向見

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

瓊州地名胸臆胸臆是蚯蚓也故土多此蟲蓋其狀物也

常至夜江畔出其身半跳於空中而鳴其形胸臆

上音屈下音忍

絢曰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更相迭之今惟言乙夜與子夜何也公曰未詳

大司徒杜公在維陽也嘗召賓幕閑語我致政之後必買一小駒八九千者飽食訖而跨之著一麤布襪衫入市看盤鈴傀儡足矣又曰郭令公位極之際常慮禍及此大臣之危事也司徒深旨不在傀儡蓋自污耳司徒

公後致仕果行前志諫官上疏言三公不令入市公曰

吾計中矣計者即自污耳

刑部侍郎從伯伯芻自王府長史三年爲新羅使始得郎中朱紱因見宰相自言此事時宰相不知是誰曰大是急流

相國李司徒勉爲開封縣尉捕賊時有不良試公之寬猛乃潛納人賄俾公知之公召告吏卒曰有納其賄者我皆知之任公等自陳百不可過三日過則昇觀相見其納賄不良故逾限而欣然自贖其觀至公令取石

灰棘刺置於櫬中，令不良人命取釘釘之，送汴河，訖乃請見廉使，使嘆賞久之。後公爲大梁節度使，人問公曰：「今有害人如此，公如何待之？」公曰：「卽打腿。」

上官昭容者，侍郎儀之孤也。儀有罪，婦鄭氏填宮遺腹，生昭容。其母將誕之夕，夢人與秤曰：「持之秤量天下。」鄭氏冀其男也。及生，昭容母視之，秤量天下，豈汝耶？嘔啞如應曰：「是。」

李丞相絳先人爲襄州督郵，方赴舉，求鄉薦。時樊司徒澤爲節度使，張常侍正甫爲判官，主鄉薦。張公知丞相有前途，啓司徒曰：「舉人悉不如李某秀才，請只送一人，請衆人之資以奉之，欣然允諾。」

萊之菠稜本西國，中有僧將其子來，加苜蓿蒲陶，因張騫而至也。緬曰：「豈非頗稜國將來而語訛爲菠稜耶？」杜丞相鴻漸世號知人，見馬燧，李抱真，盧新州，杞陸丞相贊，張丞相宏靖，李丞相藩，皆云竝爲宰相，旣而盡然許郭之徒，又何以加也？」

范希朝將赴鎮太原，辭省中郎官，旣拜而言曰：「郎中有事，但處分希朝，希朝第一遍不應，亦且恕至第三遍不。」

應卽任郎中員外下手插打得插打爲造箭者插羽打幹言攢箭射我也

公口諸葛所止令兵士獨種蔓菁者何陶曰莫不是取其纏出甲又注一也葉舒可煮食二也久居隨以滋長三也棄去不惜四也回則易尋而採之五也冬有根可斷食六也比諸蔬屬其利不亦溥乎曰信矣三屬之人今呼蔓菁爲諸葛菜江陵亦然

河東張嘉貞爲平姚見河東碑爲文書甚佳及過面奏天后天后對之河東請去簾曰臣出白寒微今蒙召對

然咫尺天顏猶隔雲霧伏乞陛下去簾則天許之事書史冊

蔡之將破有水牛黑色入池浴旣出身白白皎然唯頭不變又有雀數百同爲一窠皆絲絮爲之有羣鳥同巢一旦盡棄擲其雛而去有馬生牛蹄者蔡州旣平憲宗命道士張某至境置醮於紫極宮宮本吳少誠生祠也裴令公毀之爲宮有道士院階前種麻生高如墻道士葺爲藩屏其醮日霹靂麻屏兩片下有穴五寸已來有狸迹尋之上屋其蹤稍大如馬亦如人足直至屋上而

滅其韓碑石木吳少誠德政碑世與狄梁公碑對立其
吳碑亦流汗成泥狄梁公碑如故不十日中使至磨韓
之作而刊改制焉

公嘗於貴人家見梁昭明太子脛骨微紅而潤澤豈非
異也又嘗見人腊長尺許眉目手足悉具或以爲僬僥
人也

汲冢書蓋魏安釐王時衛郡汲縣耕人於古冢中得之
竹簡漆書科斗文字雜寫經史與今本校驗多有同異

耕人姓不

不字呼作彪其名曰淮
出春秋後序文選中註

傳記所傳漢宣帝以皂蓋車一乘賜大將軍王光悉以
金較具至夜車轄上金鳳凰輒亡去莫知所之至曉乃
還如此非一守車人亦嘗見後南郡黃君仲北山羅鳥
得鳳凰子入手卽化成紫金毛羽冠翅宛然具足可長
尺餘守車人列云今月十二日夜車轄上鳳凰俱飛去
曉則俱還今日不返恐爲人所得尤甚異之具以列上
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金鳳凰子云今月十二日夜北山
羅鳥所得帝聞而疑之以置承露盤上俄而飛去帝使
尋之直入光家止車轄上乃知信然帝取其車每遊行

鳳輅逢此網羅正謂此也

昔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路次林中遇一屍已梟爛鳥來食之輒見小兒長三尺軀烏鳥飛起如此非一潛異之看見屍頭上着通天犀纛揣其價可數萬錢潛乃拔取既去衆鳥爭集無驅之者潛以此纛上晉武靈王晞晞以襪衆僧王武綱以九萬錢買之後落褚太宰處復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薨後內人江夫遂斷以爲釵每夜輒見一兒遶床啼叫云何爲見屠割大當相報

江夫惡之月餘乃亡

石季龍少好挾彈其父怒之其母曰健犢須走車破轅良馬須逸鞅泛駕然後負重致遠蓋言童稚不奇不慧卽非異器定矣

人言鶴胎生所以賦云胎化仙禽也今鷓鴣亦是胎生抱樸子本草說同此豈亦仙禽者乎陶曰但恐世只知言一生不知鷓鴣亦是胎生鶴使謂胎生也若綠鷓鴣以脾魚雌胎生不得與鶴同今見養鶴者說其鶴食腥穢更甚於鷓鴣若以色黑於鶴則白鶴千萬年方變爲

元鶴又何尚焉公笑曰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其鷓鴣之謂乎絢曰鶴難見也鷓鴣易見也世人貴耳而賤目之故也若使鸞鳳如鶴之長見卽鶴亦如鷓鴣矣以少爲貴世不以見爲聖爲瑞而貴之也所以進士陳標詠蜀葵詩云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憎處只緣多鷓鴣之謂也

劉僕射晏五鼓入朝時寒中路見賣蒸胡之處勢氣騰輝使人買之以袍袖包裙帽底啗之且謂同列曰美不可言美不可言

王承昇有妹國色德宗納之不戀宮室德宗曰窮相女子乃出之勅其母兄不得嫁進士朝官任配軍將作親情後適元士會因以流落真窮相女子也

韓十八愈直是太輕薄謂李二十六程曰某與丞相崔大羣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韓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共說著文章此豈不是敏慧過人也

韓十八初貶之制席十八舍人爲之詞曰早登科第亦有聲名席旣物故友人曰席無令子弟豈有病陰毒傷

寒而與不潔喫耶韓曰席十八喫不潔太遲人問之何也曰出語不是蓋忿其責辭云亦有聲名耳

元載將敗之時妻王氏曰某四道節度使女十八年宰相妻今日相公犯罪死卽甘心使妾爲春婢不如死也主司上聞俄亦賜死

王縉之下獄也問者云身爲宰相夜醮何求王答曰知則不知死則合死

元載於萬年縣佛堂子中謁主官乞一快死也主者曰相公今日受些子汚泥不怪也乃脫穢襪塞其口而終

公曰盧華州予之堂舅氏也嘗於元載相宅門見一人頻至其門上下瞻顧盧疑異人乃邀以歸且問元載相公如何曰新相將出舊者須去吾已見新相矣一人緋一人紫一人街西住皆慘服也然二人俱身小而知姓名不經旬日王元二相下獄德宗將用劉晏爲門下楊炎爲中書外皆傳說必定疑季子之言不中時國舅吳湊見王元事說因賀德宗而啓之曰新相欲用誰德宗曰劉楊湊不語上曰吾舅意如何言之無妨湊曰二人俱曾用也行當可見陛下何不用後來俊傑上曰爲誰

吳乃奏常袞及其乙翌日竝命拜二人爲相以代王元果如季子之說緋紫短長街之東西無不驗也

趙相璟之入藩副使謂二張判官曰前幾里合有河河邊柳樹下合有一官着慘服立旣而悉然二張問之趙曰某年三十前夢此行亦不怨他時相趙相將薨時長安諸城門金吾官見一小兒衣豹犢鼻携五色繩子覓趙相不經旬日趙相薨

公曰杜相鴻漸之父名鵬舉父子而似兄弟之名蓋有由也鵬舉父嘗有所之見一大碑云是宰相碑已作者

金填其字未作者刊名於上杜問曰有杜家兒否曰有任自看之記得姓下是鳥偏旁曳脚而忘其字乃名鵬舉而謂之曰汝不爲相卽世世名鳥旁而曳脚也鵬舉生鴻漸而名字亦前定矣况其官與壽乎

袁得師給事中高之子也九日出僦謂人曰某洛陽有僧房中磬子日夜輒自鳴僧以爲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曹紹夔素與僧善夔來問疾僧具以告俄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設盛饌余當爲除之僧雖不信紹夔言夔或有効乃力置饌以待紹

夔食訖出懷中錯鏹磬數處而去其聲遂絕僧問其所
以紹夔曰此磬與鐘律合故擊彼應此僧大喜其疾便
愈

隋未有河間人戲鼻酣酒自號郎中每醉必毆擊其妻
妻美而善歌每爲悲怨之聲輒搖頓其身好事者乃爲
假面以寫其狀呼爲踏搖娘今謂之談娘

故事每三月三日九月九日賜王公以下射中鹿賜爲
第一院賜綾其餘布帛有差至開元八年秋舍人許景
先以爲徒耗國用而無益於是罷之

德宗誕日三教講論儒者第一趙需第二許孟容第三
韋渠牟與僧覃延嘲謔因此承恩也渠牟薦一崔旰拜
諭德爲侍書於東宮東宮順宗也旰觸事面墻對東宮
曰臣山野鄙人不識朝典見陛下合稱臣否東宮曰卿
是東僚自合知也

李二十六女丞相善諫爲夏口日有客辭焉相留更住
三兩日客曰業已行矣舟船已在漢口曰此漢口不足
信其客掩口而退又因堂弟居守誤收骰子糾者罰之
丞相曰何罰之有司徒曰汝向閑時把他堂印將去又

何辭焉飲酒家謂重四爲堂印蓋譏居守太和元年冬
朝廷有事之際而登庸

子與竇文及王承昇同在朗州日共飲晏後三人相代
爲夔州亦異矣

絳州謝真人上升前在金泉山道場上帝錫以馬鞍爲
信意者使安其心也刺史李堅造之王念珠後問念珠
在否云已在玉皇之前矣一日真人於紫極宮致齋金
母下降郡郭處處有虹霓雲氣之狀至白晝輒舉萬目
觀焉

宋謝朓詩云芳洲多杜若貞觀中醫局求杜若度支郎
乃下坊州令貢之判司報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讀謝
朓詩誤太宗聞之大笑判司改維州司法度支郎免官
鄭公嘗出行以正月七日謁見太宗太宗勞之曰卿今
日至可謂人日矣

貞觀中西域獻胡僧呪術能生死人太宗令飛騎中揀
壯勇者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帝以告宗正卿傅奕
奕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干正若使呪臣必不能行帝
令呪奕奕對之初無所覺須臾胡僧忽然自倒若爲物

所擊者便不復蘇

閻立本善畫至荆州見張僧繇舊迹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坐臥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張僧繇遂作醉僧圖道士年以此嘲僧於是而僧聚錢十萬資閻立本作醉道士圖今並傳於世

率更令歐陽詢行見古碑晉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布毯坐觀因宿其下三日而去

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元始廢撥用手今俗爲搯琵琶是也

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太尉無忌徐司空勤于朝堂立語徐戲之曰吾所倚何樹嘉隱云松樹徐曰此槐也何言松嘉隱曰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公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曰何煩矯對但取其鬼木耳徐嘆曰此小鬼作猴面何得如此聰明嘉隱云胡頭尚爲宰相潦面何廢聰明徐狀胡也

左史東方虬每云二百年後乞你與西門豹作對

昆明池者漢孝武所制捕魚之利京師賴之中宗樂安公主請之帝曰前代已來不以與人此則不可主不悅因大役人徒別鑿一池號曰定昆池既成中宗往觀令公曰賦詩李黃門日知詩曰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時傳作者勞及睿宗卽位謂之曰定昆池詩當時朕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若此尋遷侍中

晉謝靈運鬚美臨刑因施爲南海祇洹寺維摩詰像鬚寺人寶惜初不虧損中宗朝安樂公主五日鬪草欲廣

其物色令馳騎取之又恐爲他所得因剪乘其餘今遂無

洛陽畫匠解奉先爲嗣江王家畫像壁未畢而逃及見擒乃妄云工直未相當因於像前誓曰若負心者願死爲汝家牛歲餘王家產一驛犢有白文於背曰解奉先觀者日夕如市時開元二十年也

王右軍告誓文今之所傳卽其藁本不具年月日期其真本云惟永和十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而書亦是真小文開元初年閏月江寧縣瓦官寺修講堂匠人於

鷓尾內竹筒中得之與一沙門至八年縣丞李延業求得之上岐王岐王以獻帝便留不出或云後却借岐王十二年王家失火圖書悉爲煨燼此書亦見焚

楊國忠嘗會諸親時知吏部銓事且欲大噓已設席呼選人名引入於中庭不問資序短小者道州叅軍胡者湖州文學簾中大笑

盧杞爲相令李揆入蕃揆對德宗曰臣不憚遠使恐死於道路不達君命上惻然憫之謂盧相曰李揆莫老無杞日和戎之使須諳練朝廷事非揆不可且使揆去向

後差使小於揆者皆不敢辭遠使矣揆既至蕃蕃長問唐家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曰非也他爭肯到此恐其拘留以此証之也揆門戶第一文學第一官職第一揆致仕歸東都司徒杜佑罷淮海入洛見之言及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門戶有所自承餘裕也官職遭遇耳今形骸凋悴看卽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

右韋絢所錄劉賓客嘉話新唐書採用多矣而人罕見全錄園家有先人手校舊本因鈔板於昌化縣學以補博洽君子之萬一云乾道癸巳十一月旦海陵

十園謹書

劉賓客嘉話錄終

